贈閱讀者《戰火淬煉下的藝術》，請翻開此頁。

典藏 今藝術
MAY 2003 ART TODAY
http://www.artouch.com

封面故事

第一屆台新藝術獎

奮力捕捉時代精神的愚行者——黃明川
藝術測量術的社會介入——崔廣宇

藝術與企業贊助

國內企業收藏及贊助藝術將蔚為風潮

文化創意產業

10年來台灣文化政策中的「產業」發展
台灣畫廊產業總體檢

第50屆威尼斯雙年展香港館
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五年回顧
網指之間——生活在科技年代中的人文變遷

NT$180

評審團特別獎

崔廣宇《系統生活捷徑——表皮生活圈》

得獎理由

這個獎項應該給予具潛力的跨領域藝術作品。

崔廣宇的錄影及表演作品以「十八銅人」——這個在少林寺的武術藝術與精神訓練中最後的考驗，隱喻著藝術家要建立「精神之路」必須經過極嚴苛的考驗。他以平淡無奇的行動演出對當代文化及價值作出了詮釋，而藝術家幽默的表現方式也展現了相當的獨特性。

第一屆台新藝術獎頒獎典禮
2002

崔廣宇由吳淑珍手上接受評審團特別獎獎座。（台新提供）

得獎感言

對這次拿到「台新藝術獎」的評審特別獎，我是以「平常心」來看待，對我而言，重要的是「作品」本身。《系統生活捷徑——表皮生活圈》內容是自我1994至去年為止的作品。一直以來，我對「地球」、「生物」都抱有很高的興趣，也可以這個角度來解釋我的創作：《表皮生活圈》處理的是「生物圈的問題」，像是在打游擊戰，將生物學上的「擬態」、「模仿」應用在人類社群，用影像的對照來呈現出人類生活圈的荒謬狀態。至於錄像式的表現手法，是我當時在創作時能找到最可以「控制」的方式，以紀錄自己的身體與行為來呈現，而未來則比較傾向「空間性」較強、與觀眾「互動」的創作手法表現，還在思考當中。

藝術測量術的介入

關於崔廣宇的行為藝術

文｜黃海鳴（資深藝評家）

崔廣宇的表演錄像作品，除了散發立即的吸引力，其中不斷反覆及變化的元素，看似無厘頭地搞笑、愚蠢，但卻又能觸動人深刻也許還是沈重的反思。在輕鬆的觀看的同時，很多奇怪的東西在字裡行間中跳進跳出。這些只是作為一種文化測量的探測器，讓問題以一種非常具體的生存處境狀態出現，先以滑稽、搞笑引人入甕後，逼得所有原先心不在焉的人變成當事人，無以逃避地面對他自己以及他與社會的習俗的各種關係。

對崔廣宇整體作品的閱讀及個人詮釋

《2002表皮生活圈》：

外表不起眼、憨憨的、面無表情的冷面藝術家本人，背著一個萬能背包，裡面裝了預先準備的各式套裝，特別設計、體積很小、便於攜帶，穿脫更是便利，只需數秒鐘，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輕易地把整套衣服套在身上。

也許轉速加快，有點機械的動作本身就產生一些滑稽感。短片中，他到處走動，到任何地方都可以隨環境改變，絲毫不加思索地立即變裝。他機械地套上運動裝騎越野車到體育場跑道，立即換成慢跑服裝開始跑步，經過公園碰到打太極拳的隊伍，立即換成藍色功夫裝，經過一所小學門口，立即又換成小學制服，走到一部計程車前面，換穿司機制服，將車開走，以滑板溜到停車場入口，變裝成管理員，經過一間園藝店，套上工作服，敷衍地隨便灑水，隨即就離開。走到河邊，又換成生態保護者打扮，還背著望遠鏡，但是連望都沒望一下就匆匆離開。走到布料批發商場當搬運小弟，同樣隨意敷衍一兩下，又匆匆離開，到一家飯店，換裝成泊車小弟，看一看沒有客人，就走了。

在《2002表皮生活圈》作品中，藝術家一直心不在焉、卻似乎不由自主地隨著環境的改變而一再反覆地變裝，並且總是是匆匆地就離開，並不真正進入角色，裡面的那個人，似乎一直保持與環境的強烈疏離關係。這作品中的滑稽行為與標題似乎完全貼切，他看起來像是對於無奈的社會求生存現象的一種嘲諷，做為邊緣人的藝術家無法自外於這種社會現實結構，經常為了討生活要作很多的社會適應，因此必須要透過這種生活捷徑來存活。但從全然心不在焉的主人翁的態度中，讀出了身為理想主義者的藝術家以心不在焉的姿態，來對無法擺脫的社會以及社會儀式，進行一種最有效的，也是最阿Q的精神勝利。

《2002我很好，我並沒有淋濕》：

不像先前不斷轉換不同的場所，這次他總是站在鄉村路邊的一個水塘邊。原先穿著舒適、寬鬆的上衣及短褲，就像任何一個普通的人，但突然他像默劇主角煞有介事地在原地匆忙地套上過度合身、以及加了頭套的黑色西裝。擺好姿勢，一副好像要等待照相或開始表演的模樣，突然一道水柱從上空沖下來，頭套掉了，滿頭、滿臉幾乎被泡在水裡，全身衣服也都濕了。他並沒有離開，或是採取其他的措施，脫掉濕衣服，用同樣動作匆匆地又換一套與身份及環境都不搭調加頭套的衣服，同樣的故事不斷地反覆。

在《2002我很好，我並沒有淋濕》作品中，劇中主角似乎不知變通地，反覆作同樣的動作，並讓笨拙的本性一再地顯露出來。這很像是一位想在（或不得不在）不適宜的空間以及不適宜的觀眾面前作一種不適宜的表演，或演講的阿達，所遭致的冷嘲熱諷或攻擊，最後還需要自我解嘲地說：我很好，我沒有受傷。在這種脈絡下，這近乎愚蠢的不斷地反覆，就變得很有悲劇性的意義。

《18銅人、穿透、穿透性》：

藝術家用頭猛力衝撞馬路邊的「白千層」，撞得幾乎

被反彈回來，頭昏眼花，瞬間好像沒有發生任何事情，摸摸鼻子悄悄離開。接著去撞圍住建築工地的「鐵製波浪板」、便利超商的「玻璃牆」、安全島上的西式「仿古雕像」、路邊巨大的人型剪影「公共藝術」、麥當勞叔叔的雕像、擎天岡上的「水牛」、台北動物園外牆上的「鹿畫像」、「驢子」、廣告「電視牆」、郵局外面的匿名「專用信箱」、「捷運車廂」、法務部載犯人的「囚車」、紅色的「消防車」。每一次都非常用力，撞得反彈回來，頭昏眼花，抱頭並扶著撞歪的眼鏡悄悄地離開，面無表情，好像不曾發生過任何事情。依照標題，也許是一種鐵頭功的練習。

在《18銅人、穿透、穿透性》作品中，藝術家想用他的血肉之軀去撞擊、穿透社會中的各種事與物，但沒有一件能夠「穿透」，那些東西完好如初，絲毫未損，倒是在頭上撞出一個又一個的大包。在他要穿透的對象物中，有些與我們習見的資本主義社會批判，或藝術生態的批判對象有一種明確或曖昧的關係，但有些似乎無法完全無法理解，不過把這些整體的奇怪行為與標題的「穿透性」、「穿透」、特別是「十八銅人」等字眼連接在一起時，就比較能夠深入。

少林弟子在經過多年歷練結訓下山前，必須通過少林寺十八銅人的考驗，他以這樣的歷史傳說背景為前提，自己設定了許多物體來鍛鍊所謂的「鐵頭功」。

當然重點不是要練鐵頭功，而是借用練「鐵頭功」這種練功的快捷方式，來設計一套可以用來揭露深刻的內外現實的系統化操作。而有關「穿透」，藝術家曾真正地想像自己能夠像透明人穿透任何物質，並且相信這是事實。依照我個人的閱讀，這種「穿透」，必須擁有超越的速度、超越的理解、可以改變現實的超越能量，並且讓自己能夠完全不受外面世界的約束，而這只有超人才能達到。但在真實世界中，他才明白理念與現實的鴻溝是如此的大，依據與崔廣宇相當熟識的姚瑞中的說法：「在拉回到藝術能否改變『已建制實在』這個嚴肅的問題時，縱然挑釁現實的舉動造成他的滿頭包，但對於穿透的夢想還是不輕言放棄，就如同滴水總有會穿石的一天。」而這種穿越似乎還具有將自由、流動的意識滲透到生活脈絡，形成外在僵化社會結構之外的另一個平行的世界。

《18銅人、穿透、感受性》：

像是一種室內的益智遊戲或訓練，藝術家要用觸覺去辨識從背後拋來、並直接撞擊到後腦的任何東西，這些東西可以是非常小、輕、軟的各種日常家用品，也可以大到如掃把、水桶、臉盆、甚至椅子……等具有危險性的物品。並且撞擊的速度也越來越快，他幾乎都無法猜對，只能不斷地說「不知道」、「不知道」。很快地，這就不像是一種遊戲，而像是一種必須承受的懲罰。依照標題，這可能是一種不用眼睛，而以觸覺或聲音、風等的因素辨別對象的能力的武功訓練。

在《18銅人、穿透、感受性》作品中，拋過來的物品其速度非常快，連我們都認不出來，更不用說是藝術家用觸覺來瞬間辨別了。除了少數看起來純屬運氣地猜中，絕大多數也只能無奈地說「不知道」、「不知道」，連感受的時間都沒有，更不用說辨別了。也許還有一件事是值得注意的，標題為「感受性」的創作，不但藝術家猜不到丟在他頭上的各種日用品，完全茫然，甚至連痛感都沒有。透過鐵頭功的中界設計，揭露了當代社會中，人已經無法感知快速侵襲的過度日常生活用品，甚至連痛感都幾乎要消失麻木？

《18銅人、穿透、自發性》：

背景幾乎都是比較自然及單純的綠色環境，如果說這裡藝術家的奇怪行為是由外面世界所引起，似乎又說不過去。幾乎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可能突然噁心，並以不同的姿態以及不同的顏色大口嘔吐，甚至還可以輕鬆地邊走邊吐。依照標題，突然給人一種完全地無厘頭的、搞怪、搞笑的感覺。

在《18銅人、穿透、自發性》作品中，從其中有些配音中可以感受到真正嘔吐時的那種難受滋味，但有些則像是一種作態，甚至還有不同顏色的嘔吐物，就像抽象表現主義繪畫的揮灑筆觸，更有一邊快步走一邊讓嘔吐物慢慢流出來的討厭模樣。當各式各樣甚至包括了純粹身體表現的嘔吐與「自發性」這個標題，連結在一起的時候，一些新的意義就有接著被閱讀出來的可能。這裡的自發性，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去質疑：對於表面上溫情的、討好我們的社會建制，以身體本能提出自發性的「否定」的能力是否都喪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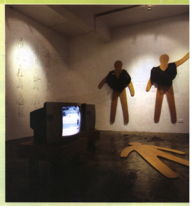
一般性關於滑稽的分析

依據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他的美學著作《笑——論滑稽的意義》中的說法，他認為能夠產生滑稽感的條件如下：把心不在焉的事實表現出來，我們已經不免發笑，假如我們將這個心不在焉行為的來龍去脈交代出來，那麼就更加可笑。天真的夢想家，首先就是頭等的心不在焉的人，他們的心不在焉是系統的、是圍繞著一個中心思想，他們的霉運遭遇也是相互相聯繫，因此他們因心不在焉所引起的霉運，最能激起無限的笑聲。柏格森又說：「生動活潑的生活原不該重複，哪兒有甚麼重複，有完全的相似，我們就懷疑在生動活潑的東西背後有甚麼機械裝置在活動。」「假設一個怪人，穿上過時的裝束，那麼我們的注意力便集中到服裝上去，覺得他和那個人格格不入，或說這個人是化了妝。」於是滑稽冒出頭來。他將上面的觀念再度擴張：「不僅是人的化妝，而且社會的化妝，都是要變得滑稽的。」「當我們在活生生的社會表面看到存在著惰性的東西、刻板的東西、造作的東西的時候，上面這種暗示就產生了。這還是一種僵硬，他和生命內在的靈活不相調和。社會生活中屬於（已經失去莊嚴對象的儀式的）儀式性的東西，因此就該包含潛在的滑稽因素。」

從這些摘錄的文字中，很能夠理解：崔廣宇創作風格與伯格森美學理論中「滑稽」的範疇具有非常貼切的關係。錄影作品中的每一位主人翁都不斷且不合時宜地反覆一些無厘頭的機械行為，這種行為可能是一個被理想沖昏了頭而與現實脫節的人物所表現的反覆動作，也可能是在社會無所不在的儀式制約中逐漸形成的僵化行為模式的自動投射。當然崔廣宇的作品不會停留在滑稽、搞笑的層次，裡面一些奇怪的行為組合，以及標題文字的組合已經提出了一些思考的線索。至於要再深一層地理解以及思考，不管是有關於「滑稽」的本身，或其他也許正好是「悲壯」的含意，恐怕要更清楚藝術家的動機，以及相關的藝術脈絡才有可能。

一些藝術脈絡的補充

崔廣宇具有原創力及爆發力的作品並非從虛空中蹦出來，其中有一定的文化脈絡。其中陳愷璜的「文化測量」觀念顯然是最重要的：「一切的存在都是可以成為測量的物件，儘管它有著媚俗作態的心理，而我這般企圖造勢的無奈，直指現代生活整體與知識的矛盾，與其說，這個理論想解決問題求得答案，倒不如說個人想透過探測當代的矛盾根源，而試圖在整體文化範疇中找出（或提出）問題。」他認為：藝術的技術應該是從生活中領悟出來，而不是從藝術中模擬而來，在此觀念之下，不拘泥於造形藝術的審美法則，而以各種方法來建造一個理想的思維世界，特別當這個理念的建造是透過藝術行為來傳達時，藝術的創造便是活動本身。他所謂的「文化測量」實際上是：透過藝術建構一種非形式邏輯的系統，不是用來操作非現實，而是用來反應現實。除此之外，他也認為可以透過藝術在生活層面上的各種操作，來回應藝術與社會之間相互主體性建立的可能，並達到轉換的目的。因此，藝術對他而言，是一種階段性的任務，他稱之為「主體性的隱密」以換取主體的顯現，並避免被社會干擾與宰制，由揭露一種非主體性的當下位置，迂迴地求取主體的顯現。



崔廣宇得獎作品。

我個人認為崔廣宇的作品，至少在這次呈現的作品中的美學體系，如陳愷璜「文化測量」的一種極為具有創造力的詮釋以及運用。在他為這些作品所寫的創作理念〈系統生活捷徑——表皮生活圈、十八銅人、穿透系列〉中可以大致她理解這種系統，其中「系統生活捷徑」似乎是最重要的觀念與可用來測量及反應最深刻的現實的操作系統。並且也是藝術家唯一能借重的藝術媒介，以及在社會中勉強過活的方式。